

# 新国大交流感想

2018-06-06 15:09:04

从坡国半年的盛夏突然坠入深冬，又在初春坐回复旦的书桌，转眼间几乎经历了一整轮四季。如果说在坡国明白了什么，便是如季候多变般无数的转变和可能。在油盐酱醋的罐子里即使要谈学习，一切也都从柴米油盐开始。在新加坡荷兰村里白手起家，那小房间里刚好能摆下两张床，一口橱，书桌和一个小小的阳台。对新加坡我本没太大期待，留在印象里的还是快速流动的城市和被高楼簇拥的绿化，城市的记忆总是相似，里边的人自有其简省和我行我素。但记得那天，我和室友大包小包从宜家出来，累得站不住，马路上车流拖着长长的灯影划过，但包里那两盏台灯、锅碗瓢盆和花床单倒是聚在一起、沉甸甸的，就突然释然了，当有了自己的一盏灯和一张床的时候，异国也有了余地。很快地，一堆碗碟引来两个锅，一袋面条引来油盐酱醋，一包茶叶引来热水壶和杯子，东西一点点地溜进我们的房间，毫不客气地填满很多空隙。在别的空隙里，我们洗过瓜果蔬菜，笨手笨脚地折腾蛤蜊，或者是把最便宜的番茄和空心菜炒在一起，故作老练里有很多惴惴，所以太咸了怪勺子，太老了怪锅，虾仁太腥怪无可怪，只能怪别的太贵。但还好，我们真不挑，所以意大利汤面也还可口，番茄空心菜是道名菜，开罐饮料，蛤蜊啵啵啵可以嗑很久。



## 在异国重读一本书

我也未曾想过我能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，生活像拧不紧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地过去，到了雨季，新加坡的大雨总是在晚饭前或者睡梦里，睡前会记得关上阳台窗，晚饭早些时候出去跑赢一场大雨，交流前的我会觉得，生活自如的人是把手头的学习和工作都做到最好，但是当一个人离开学校和家时，自如里还有了照顾好自己的一项，要赶paper也要好好吃饭，要读书但也要早睡早起。生活之外，占据更大部份的是学习。我向来慢热，也常给自己打过量预防针，困难总比真实存在大。最初遇到的问题在听课，老师来自天南海北，口音往不同调上跑，稀里糊涂提起笔，老师翻了下一页的PPT。艺术史课大多是在听录音里完成的，回到家里把笔记一点点补齐，满满好几大张纸。而文学课老师中的一位，总在讲课速度上一骑绝尘，幻灯片制作却精妙无比，所以前几节的文学课是一门幻灯片赏析课，即使明白一二，也觉得干涩。可能还是比较倔强固执，所以每一个点我都想立刻弄明白，对知识点不懂、无法畅通表达文学观点、听不明白讨论课上同学口音，都让我非常焦虑不安，没办法做好下一件事。但后来我会明白在异国，无法完全理解是常态，而我们能做的是尝试，它看上去松散细微，但最后会成为更重要的——看待世界的新方式。最初是重新看待自己的英语吧，以前说口语小心翼翼，以求咬字清楚、重音恰当，但是当你来到文化交汇的坡国，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的口音是完全标准的，也从来没有一种格外固定的语法形式，人们都在表达自己，只要你做到自然真挚，便总有人倾听。我在辅导课上的沉默与其说是藏拙，不如说是放弃——放弃让自己被听到，也就没有了交流的意义。语言本身就是被听和理解，所以当我再去摸索写论文的时候，语法不再是反复推敲的东西，用词和解释却务求准确。很多跨文化的研究或讨论，永远无法达成完全的本土化，精炼、直接有时是要义。



（和日语老师的合影）后来在语言之外，会产生摩擦和碰撞，新国立老师批改作业细心、严谨，拿回期中小论文时，成绩并不满意，换做在复旦我可能耿耿于怀，但老师的批评却都正中靶心，她的评价是，我的学术写作并不规范，这是我在交流前不曾遇到的问题。我惯于用小标题写作来分出基本结构，国内也确实接受这种写法。但我没有想过一篇可以被异国研究者接受的论文是怎样的。如果我用中国的逻辑去串联是否能被理解？是否可以完成跨文化的文意转折和概括？老师评价中肯，她在此之外又额外订纸来谈我的问题，也发过邮件推荐写作指导老师和肯定我的基本观点。所以我会想，交流不只是眼巴巴地看，也是去试，当我们重回复旦，当将来成为研究者，我们应该要用怎样的方式让世界听到。所以就像在异国重新读一本书，也重新理解一些我自以为明白的东西，困难在于接受，而不是表面的语言或知识点的障碍。以导论引入边缘的世界 在新加坡的课程基本是导论，涉及五大洲的古今，我以为讨论会天马行空，但很多新加坡人选择反观自己。在课堂上，老师谈Derek Walcott，她说就像圣卢西亚，我们新加坡没有史诗，我们将在海洋寻觅历史。我想，在旁观者眼里，没有史诗可能是缺憾，但在多数新加坡人看来，更多的不是缺憾，而是追寻答案的需要，一种历史虽不长但想要在其中寻得文化继续延展可能的愿望，所以Walcott要在诗里写，而新加坡也会在很多地方尝试回答。艺术史课上，我们组选择讨论一场新加坡美术馆的画展“Siapa Nama Kamu”（马来语的“What is your name”），它试图通过用艺术串起新加坡的历史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回答。你在当地人的展示里，会看到骄傲、反省，与东亚文化的千丝万缕以及曾经历史困惑下的隐痛、挣扎，正是这样特殊的位置，新加坡的文学课会更加关注边缘的文学，从加勒比群岛诗歌，到美国黑人女性创作，再到非洲的街头戏剧，最后是中国文学与电影，文学研究导论本可谈主流文学中的赫赫有名，但却甘心到边缘去讲不那么响亮的声音，选择源于自身，也源于我们文学研究将要面临的改变——体察世界上正在生长和发声的可能。



出发前，我贪心地想用在坡四月回答未来选择，而即使现在，我也仍无长远答复，我还在焦虑、疑惑。但很多时候，不解是因为单一，没有经历，也就没有更多选择，在最初的那些里未必有适合的，交流给我以平和，面前还有很多待解问题，但在举棋不定时，何妨试试新的，也许经历会解答。

